

教我如何不感激

鄧文娟老師

經過整年的嘔心瀝血，我終於寫成了那本六萬多字的章回小說—《有情天》。年前我已寫了一些詩歌，這回的成就可謂更「驕人」了！誰該是我首位的讀者呢？誰會對此視如瑰寶，讚賞有加？這肯定是我的恩師了！

當年我上不了大學，只好入讀大專。幸而在大專裏，碰到一位恩師，並不嫌我資質平庸，反而愛我夠天真，肯以勤補拙，由是悉心指導，使她切切實實地讀過幾年四書五經、諸子廿四史。

恩師還常常送書給我。有一回在所送三國志的書套裏，竟夾了一張十元紙幣！我心想恩師老糊塗了，連鈔票也亂放。於是就拿去送還。豈料他卻笑笑說：「這是連書一起送給你的呀！」我聽見吃了一驚，暗忖幸而自己沒有昧心，否則後果可能不堪設想。

我覺得恩師總將最好的送我，無論知識抑或見識。有一次的閱歷可稱得上畢生難忘，三生有幸！恩師說要帶我去見錢先生。

「錢先生？是哪位錢先生？」我疑惑地問。

「還有誰？不就是你師公了。」恩師微笑着說。

師公乃一碩學鴻儒，在那個崇洋媚外、要將四書五經都通通拋到毛廁的淪落年代裏，畢生致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。來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，繼續傳揚道統，由是桃李滿門，名聞天下！恩師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成了他入室弟子，幸得傳道授業。

「老師，你不是說笑吧？我這無名小女子也可以去見鼎鼎大名的錢先生？」我囁嚅地問。

「我帶你一同去便行了，他這回是應中大邀請到訪數天，我們就往中大去拜見。」恩師認真地說。

我認定那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！當天很快就先到了恩師的家，然後乘一位嶺南教授的車子前往中大。那教授是恩師的好友，特地要向師公請益。

師公在中大的會客室裏接見我們仨。我畢恭畢敬地隨着恩師走進去，裏面雖然滿是師公的兒孫，但卻一片靜寂！她只見年已九十的師公坐在沙發上，比他年輕三十歲的續絃太太則侍候在旁，恩師說這太太本是師公的秘書，因仰慕師公的學問而嫁他的。

恩師首先上前跟師公握手寒暄，跟着師公也和客人握手。師公看來身體已衰，並沒高聲說話，那嶺南教授伺機上前請教，兩人只囁囁細語，我真的很想知道教授究竟請教師公什麼學問。

往事依稀，我已記不起她有否跟師公握過手了，然而錢太太有句主人家的話卻教她永留心底——「我們都是一家人」。

「我們都是一家人」，我覺得這句話很有親切感，恩師就像是我的父親！有緣得見師公，全仗其力，教我如何不感激？

歲月總無情，如今恩師已離我遠去，以後不可再相見了，更遑論拿《有情天》去給他看了。幸而我保存了一幀帶有恩師那慈祥微笑的照片，一直夾在恩師送我的書本裏，也一直留在我的心坎裏。